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曝書亭集卷三十四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修撰臣戴衢亨

謄録監生臣汪光緒

欽定四庫全書

曝書亭集卷三十四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序一

周易義海撮要序

自漢以來說經者惟易義最多隋經籍志六十九部唐志增至八十八部宋志則二百一十三部今之存者十之一二而已唐資州李氏合三十五家易說題曰集解

南北朝以前遺文墜簡藉以得見指歸宋熙寧閒蜀人房審權集鄭康成以下至王介甫易説百家擇取專明人事者編成百卷曰周易義海至紹興中江都李衡彥平删其冗複益以正叔子瞻子發三家目為義海撮要凡十卷而附以襍論補房氏之闕略焉其擇之也必精義海失傳而是編傳後之學者所樂得而講習也彥平宣和末入辟雍乾道中官秘書修撰尋除侍御史改起居郎以言事去國退居崑山聚書講學世目為樂菴先

生者也

周易輯聞序

周易輯聞六卷宋趙汝楳撰取䅋卦反對之義上下二篇各一十有八卦每六卦析為一卷附文言於乾坤釋彖之後而繫辭説卦諸傳皆闕焉余旣抄而藏諸笥序之曰易之為教本窮理盡性之言自周官掌之太卜簭人而秦以其卜筮之書未燔迄於漢孟喜京房焦贑之徒多藉以考驗災異而已鄭康成主象數王輔嗣主名

理言數者或失之巫言理者或失之鑿往往得其偏曲而未窮其奥賾焉考之隋經籍志說易凡六十九部唐四庫書目益之凡八十八部至宋增至二百一十三部而是書未與焉可謂詳矣迨後家守程朱之書未暇廣究諸家之說久之本義單行并程氏傳亦輟不復觀况凡有小異朱子之說為制舉所不取則見者非僅不觀將唾而遠之惟恐子弟之入於目此自隋迄宋諸家之撰述日至於放失無存也是書晰理而兼詳夫象數援

据精洽足以益學者之神智萬歷中周藩宗正灌甫曾雕刻行之顧流傳者寡惜世無有重刻之者汝棋為資政殿大學士天水郡公善湘之子商恭靖王元份七世孫善湘以儒生破李全身歷戎馬乃能注意經學六易藁而授之子汝棋不以世禄自矜遠游閒服玩之習惟遺編是輯又歸其善於親益以徵宋時經術之盛化俗之厚而灌甫亟刻其書雖流傳已少是書實藉以無失皆宗室之賢宜附著之以告後之君子讀是書者

易璇璣序

宋之南渡君臣多講易義高宗名荆門朱震論易殿中稱旨除祠部員外郎遷秘書少監賜以告詞敷及否泰之義右相張浚入朝亦書否泰二卦賜焉于時浚及宰相李綱李光沈該皆著易傳而林儵李授之劉翔郭仲王義朝都潔彭與王大寶吳適宋大明均以易義經進或令秘書看詳或令有司給札或與堂除或補上州文學獨環溪吳氏上易璇璣三卷其言易自彖求之卦次

求之象次求之爻作論二十七篇文辭簡奥閒以韻語行之類古繇占卓爾成一家言以書犯廟諱賞獨不及嗟夫朝之一命再命奚足為儒者重輕而得之不得有命焉此嚴夫子董相所以有哀時命文士不遇賦也吳氏諱沆字德遠宗仁布衣其没也鄉人祀諸郡縣學

周易集說序

周易集說一十三卷各冠以序吳人俞琰玉吾叟所著也叟于寶祐間以詞賦稱宋亡隱居不仕自號石澗道

人又稱林屋洞天真逸其書草創于至元甲申斷手于至大辛亥用力勤矣世之言圖書者謂馬毛之旋龜文之圻獨叟之持論以尚書顧命文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河圖與天球並列則河圖亦玉也玉之有文者爾崑崙產玉河源出崑崙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書蓋石而白有文者此易家之異聞也

合訂大易集義粹言序

孔子學易韋編漆書至于滅絕者三乃不以是敎其子而與門弟子雅言惟詩書執禮然三經無統論之文獨易有十翼則聖人之注意存焉矣自歐陽永叔謂十翼之說不知起于何人于是學者不能無疑今世所傳程正叔易傳張子厚易說均舍大傳不講而正叔之言曰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又曰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晁子止則云子厚易解甚畧繫辭差詳是張程二子咸篤信大傳者也吾友納蘭侍衛容若讀易淥水亭中

聚易義百家插架于溫陵曾氏 種 粹言隆山陳氏 友文
集傳精義一十八家之說有取焉合而訂之成八十卷
擇焉精語焉詳庶幾哉有大醇而無小疵也乎刑部尚
書崑山徐公嘉其志許鏤板布諸通邑大都用示學者
作發雕而容若溘焉逝矣昔王輔嗣注易每取舊解所
悟者多深斥陰陽災異小數曲學專明人事論者謂其
獨冠古今出荀劉馬鄭之上顧官止尚書郎年僅二十
四而夭說經者恒惜之容若清才逸辨兼工風騷樂府

書法即其會粹二書不專言理變占象數並收補大傳訓注之闕雖老儒亦遜焉豈意短命而終讀其書不禁蘭摧而蕙歎也

徐氏四易序

聖人則圖書以作易作易之後不必因圖而易始見也新安朱子著易本義取河洛先後天諸圖冠諸卷首今之學者僉謂舍圖書無以言易矣考先儒之論多以九為圖十為書獨西山蔡氏從而反易之以為河圖之數

十而洛書九也蔡氏之説稱本邵氏然邵氏之言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以數之體驗之則竒為圓而偶為方矣同州王氏臨邛張氏漢上朱氏咸以九為圖十為書此邵氏之學也伊川程子曰九是純陽六是純陰但取河圖見之過六則一陽生至八便不是純陰是亦以九為圖矣此程氏之學也横渠張子曰陽極於九陰終於十又曰十者九之偶也史繩祖闡其義蓋即言九圖十書之理此張氏之學也朱子報郭沖晦書曰

河圖四正四偶之位洛書四實四虚之數所以畫卦也河圖九疇之象洛書五行之數所以作範也是年朱子五十有一矣猶主九為河圖後與蔡氏再三往復始從其説追作啓蒙又詳述其初説而曰安知書之不可為圖圖之不可為書是雖信之而未篤矣處士徐善敬可氏著四易一曰天易二曰羲易三曰商易四曰周易凡三十卷其於圖書博采諸家之論而一本乎邵氏程子張子及朱子之初説謂反之則四象五行之位皆若枘

鑿之不可合從其舊則不惟位與數各當因以推夫三易改演之原洪範大衍律歷運氣太一奇門之所自出靡不犂然有據焉乃或疑其與朱子晚年之說不協夫圖之可為書書之可為圖朱子既言之矣徐氏特因朱子之說而發揮之爾亦何悖於朱子哉於是同里朱彞尊為之序

東萊呂氏書說序

東萊呂先生伯恭受學於三山林少頴少頴又東萊呂

居仁之弟子也少頵所著尚書集解朱子謂洛誥以後非其所解其孫石鼓書院山長畊稱坊本自麻沙初刻繼而婺女及蜀中皆有之訛以傳訛訪之故家先得宇文氏拾遺一卷後得建安余氏所鏤新板又得葉學録所藏冩本再三參校自詡成完書矣而伯恭書說先之秦誓費誓自流以泝其源上至洛誥而止殆以補林說之所未及爾門人宗學教授從政郎時瀾不知師之微意乃取而增修之非伯恭之本懷矣趙希弁讀書附志

稱是書六卷康熙壬戌予抄自無錫秦氏凡十卷與馬氏經籍考同宋史志藝文云三十五卷蓋并門人增修之書合著於録也序以藏之笥

雪山王氏質詩總聞序

雪山王氏詩總聞二十卷每章説其大義復有聞音聞訓聞章聞句聞字聞物聞用聞跡聞事聞人凡十門每篇為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冠于四始之首自漢以來説詩者率依小序莫之敢違廢序言詩實自王氏始

既而朱子集傳出盡删詩序蓋本孟子以意逆志之旨而暢所欲言後之儒者咸宗之獨王氏之書晦而未顯其自詡謂研精覃思幾三十年而吳興陳日强稱其自成一家能瘖寐詩人之意于千載上要之雖近穿鑿而可以解人頤者亦多也王氏名質字景文汶陽人紹興庚辰進士召試館職不就歷樞密院編修官出通判荆南府不行奉祠山居有集四十卷

聶氏三禮圖序

六經有圖三禮尤不可少鄭康成阮諶梁正夏侯伏朗之書吾不得而見之矣博采諸圖成書者洛陽聶崇義也當周顯德中崇義以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與國子祭酒汝隂尹拙同寮其論祭玉援引周禮正文拙無以難迨宋建隆初考正三禮圖表上于朝時拙已遷太子詹事被詔集儒學之士重加參議拙多所駁正崇義復引經釋之書成拜紫緌犀帶白金繒帛之賜頒其書于學官繪圖宣聖殿後北軒之壁至道初舊壁崩剥命易

以版改作論堂之上咸平中車駕幸學親覽觀焉斯亦儒者稽古之榮矣乃有賈安宅等言其未見古器出于臆度而陳用之撰太常禮書陸農師撰禮象皆以正聶氏之失而補其闕遺有詔毀論堂畫壁然竇學士儼序稱其采三禮舊圖凡得六本鑽研尋繹推較詳求原始要終體本正末能事盡焉則非出于臆度者也永嘉陳伯廣跋卷尾云觀其圖度未必盡如古昔苟得而考之不猶愈于求諸野乎斯言得之

丘氏周禮定本序

考工記可補冬官之闕乎曰周官三百六十多以士為之若記之所云直百工焉爾矣夫玉府有工有賈而巾車弁師追師屨人之屬府史胥徒而外咸有工以執事亦猶大府典絲典婦功庖人羊人馬質之各有其賈也賈不與士齒工顧可充司空之官乎典絲則頒絲矣掌皮則頒皮革矣槀人則掌六弓八矢四弩矣是則湅絲者工也而頒絲外內者考工者也函鮑韗韋裘者工也

以式法頒皮革者考工者也刮摩攻木以為弓矢者工也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書其等乘其事試其工弩者考工者也以是推之則記之所載三十工鄭氏以為司空之官非矣新昌黄氏度作周禮説置考工記不解至臨川俞氏廷椿復古編謂司空之屬分寄於五官同安丘氏暢其旨取五官所屬歸於冬官六屬適各得六十著為周禮定本昔人皆言冬官闕一篇蓋讀此而究如全書焉繇漢迄唐説經者義雖紛綸往往存其疑而

不改逮宋元諸君子生千載之後一旦釐正其文若朱子之孝經大學蔡氏之武成金氏之洪範蔡氏之禖卦傳吳氏之禮記以及俞氏丘氏之周禮皆自信而不惑後學者莫敢議其非雖然無數君子之學識苟好竒穿鑿則或失之僭或失之誣殆亦難乎免矣丘氏名葵字吉甫隱居海嶼自號釣磯翁葢宋人而不仕於元者書成時年八十餘可謂老而篤學者也

讀禮通考序

禮有五喪祭重矣曲臺之記石渠之論議於喪禮尤詳馬晉人崇尚莊老宜其自放禮法之外而於喪禮變除假寧之同異獨斷斷辨難若杜預衛瓘袁準孔倫陳銓劉逵賀循環濟蔡謨劉德明葛洪孔衍之徒均有撰述宋齊以降言凶禮者不乏自唐從五禮之名置凶禮第五於時許敬宗李義甫上顯慶新禮以為凶禮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自是天子凶禮遂闕宜柳宗元以不學訕之也迨宋講學日繁而言禮者寡於凶事少專

書朱子家禮盛行於民閒而世之儒者於國恤不復措意其僅存可稽者杜氏通典馬氏通考已焉嗚呼慎終追遠之義輟而不講斯民德之日歸於薄矣刑部尚書崑山徐公居母憂讀喪禮撰通考一書再朞而成尋於休沐之暇瀏覽載籍又增益之凡一百二十卷摭采之博而擇之精考據之詳而執之要此天壤閒必不可少之書也當

孝莊太皇太后崩公時由禮部侍郎遷都察院左都御

史仍直史館自初喪及啓殯禮無纖鉅
天子惟公是咨公斟酌古今之宜附中使入奏悉中條
理蓋公於是書默識於心宜其折衷靡不當上結
主知誠稽古之效矣公歸田後閒雕是書彝尊因勸公
并修吉軍賓嘉四禮庶成完書公喜劇即編定體例分
授諸子方事排纂而公逝又二年先以刊完喪禮行世
彝尊夙承公命作序至是乃書其大畧若全書綱要公
發凡舉例已詳言之後之覽者可以見公用力之勤也

已

陸氏春秋三書序

唐丹陽主簿趙州啖助考春秋三傳短長撰集傳復攝綱條為統例助卒其子異裒録遺槀於是門人洋州刺史河東趙匡損益之而給事中陸淳師事匡纂會其文為春秋集傳纂例十卷又撰集注春秋二十卷微旨三卷辨疑七卷集注自元已亡而纂例及辨疑微旨三書延祐中從集賢學士曲出之請鋟板江西行省魏晉以

前說春秋者創通大義而已有所未通則沒而不說又
或自亂其義自杜元凱以例釋左氏其說有正例變例
非例之分別為五體以尋經傳之微旨言春秋者宗之
然猶畧而未該至三子書出例乃大備庶乎絲麻冠履
之不紊其有功於春秋甚大淳為韋執誼所援得侍講
東宮柳子厚因執弟子禮歸安朱臨序是書謂子厚文
章宗匠以韓退之之賢猶不肯高以為師獨肯執弟子
禮於陸氏以此推陸氏之學要之子厚之師陸氏特出

於黨人一時附和正未足以是為輕重也然唐人所尚者詩賦往往未暇究明經義陸氏獨能傳習其師說通聖人之書於後世其賢有過人者當其時蔡廣成以易施士匄以詩仲子陵袁彛韋彤韋茝以禮强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以顯於時今其書俱不傳惟三子書僅存錢唐龔王事薌圃刻而傳之功不在曲出下矣

春秋權衡序

孔子之作春秋撥亂世反諸正其好惡一出於平而已

非若後世史臣有所激於中借史以洩其忿也顧說春秋者往往未得聖人之意煩其例苛致其文予者十一誅譏者十九夫有所擯也蓋有尊也有所貶也蓋有褒也今欲尊周而動著王室之非禮欲誅亂臣賊子而先責賢者備亡不越竟即責以弒君不嘗藥則罪以弒父是聖人惡惡之辭長而善善之辭反短比之申不害衛鞅韓非而有甚焉者矣我故於說春秋者義無多取見有刻深之文戾乎孔子之旨未嘗不疾首張目焉及得

宋劉仲原父春秋權衡讀之凡三傳有害於義者旁引曲證必權其輕重而别其非是以待讀者之自悟可謂善學春秋者也原三家之傳雖或未得其平由於尊聖人之過求聖人之心不得遂紛綸同異者有之要其所主皆二百四十年之事若胡安國之傳出言無不純理無不正然其文則孔子之文其事則類指南渡君臣得失斯蓋因述以寓作者矣近乃舍三傳而列之學官久之取士者并舍經而專主乎傳是何異學易者之僅知

操錢而卜也嗚呼三傳胡氏孰羸孰縮經與傳之孰輕孰重安得起仲原父立而相其平凖也與

春秋意林序

往予與高念祖同舟至天津念祖書簏中攜劉仲原父春秋權衡意林凡一十九卷宋刻甚工時歳在甲辰七月暑未退揮汗讀之舟中未暇抄録也既而念祖留京師二書為有力者所得予在大同聞之頗以為憾越五年頳州劉考功公㦷相遇濟南揖罷亟語予以獲權衡

為喜間以意林則無之又五年求之清苑陳叅議祺公遂以權衡抄本貽予復從究平孫侍郎耳伯所抄得意林然後二書悉為吾有原父在當日聲譽與廬陵歐陽子相上下暨弟貢父並以經術聞其說春秋尤長二書之外有春秋傳一十五卷予獲之書賈舟中又有說例二卷文權二卷惜乎不能盡得也予感是書自舟中讀後幾不復遇求之十年乃始得焉而予之為客不自知其已老矣南還之日念祖無恙尚期共讀之兼以二書

聞之考功亦足以豪已乎甲寅十一月書

涪陵崔氏春秋本例序

涪陵崔子方彦直自稱西疇居士嘗與蘇黄諸君子游知滁州日曾子開實為作記刻石醉翁亭側其說春秋有經解十二卷本例二十卷建炎中江端友請下湖州取所著春秋傳儲祕書省于是其孫若上之于朝今其解不可得見惟本例獨存序之曰以例說春秋自漢儒始曰牒例鄭衆劉寔也曰謚例何休也曰釋例頴容杜

預也曰條例荀爽劉陶崔靈恩也曰經例方範也曰傳例范甯也曰詭例吳略也曰略例劉獻之也曰通例韓滉陸希聲胡安國畢良史也曰統例啖助丁副朱臨也曰纂例陸淳李應龍戚崇僧也曰總例韋表微成元孫明復周希孟葉夢得吳澂也曰凡例李瑾曾元生也曰說例劉敞也曰忘例馮正符也曰演例劉熙也曰義例趙瞻陳知柔也曰刊例張思伯也曰明例王晳王日休敬鉉也曰新例陳德寧也曰門例王鎡王炫也曰地例

余嚞也曰會例胡箕也曰斷例范氏也曰異同例李氏也曰顯微例程迥也曰類例石公孺周敬孫也曰序例家鉉翁也曰括例林堯叟也曰義例吳迂也而梁之簡文帝齊晉安王子懋皆有例苑孫立節有例論張大亨有例宗劉淵有例義刁氏有例序繩之以例而義益紛綸矣彥直之論謂聖人之書編年以為體舉時以為名著日月以為例春秋固有例也而日月之例蓋其本乃列一十六門而皆以日月時例之亦一家之言云爾

春秋地名考序

九丘之書逸矣伯禹伯益之所名夷堅之所志周公之所錄其著在六經者莫若禹貢詩春秋言禹貢者則有若摯虞之畿服經孟先之圖程大昌之論易祓之廣紀言詩者則有若范處義王應麟之地理考言春秋者則有若京相璠之土地名楊湜鄭樵之譜張洽之表外如嚴彭祖之圖專紀盟會則圍伐滅取土地之見遺者多矣羅泌專紀國名則郡縣之失載者又多矣然則說春

秋者必兼包乎郡國土地之目而後可無憾焉試迹其地名有見於經者有見於傳者有並見於經傳者顧其文蔑以為昧紀以為杞滑以為郎貍以為朾偃以為纓崇以為柳鐵以為栗以陘渾為賁渾以厥慭為屈銀以皐鼬為浩油以祲祥為侵羊若是者不可悉數也邿也謂之邿婁貫也謂之貫澤訾婁也謂之叢安甫也謂之牽沙也謂之沙澤一郕也或以為成或以謂盛一鄟也或以為犂或以謂麗一盂也或以為霍或以為雩一虢

也或以為郭或以為漷一丈也或以為鄗或以為蒿貍脈謂之貍軫或又曰蜃也蚡泉謂之瀵泉或又曰賁也鄭丘謂之犀丘或又曰菑丘又曰師丘也其在當時傳者已滋異同繁省之不一而況乎百世之下壤地之離合名號之廢置升降乃欲通習而考證之刋落叢謬不其難哉地名考一十四卷吾鄉徐處士善所輯予受而讀之愛其考迹疆理多所釐正簡矣而能周博矣而有要無異聚米畫地振衣而挈其領也原春秋之作孔子

既取百二十國寶書筆削之而又述職方以輔春秋之不及則學乎春秋非惟義疏序例大夫之辭公子之譜皆宜究圖而土地之名補方志之疏舛尤其要焉者若經之有緯書之有正必有攝也予老矣恒媿經義無所發明序其書竊比北宮司馬諸子獲附見於春秋之傳焉

五經翼序

古之仕焉而已者歸敎其鄉里尊之曰先生親之曰父

師王者養之則曰國老乞言合語載諸惇史授數而論說之若傳記所稱老彭老聃皆殷周之國老而遲任周任之言殆即惇史之文也漢之時伏勝張蒼轅固博士江翁胡母生杜子春之徒多以耆耋教授弟子蓋聖人之道莫備乎經學者必老成人是師庶學有統而道有歸然守一家之說足以自信不足以析疑惟衆說畢陳紛綸之極而至一者始見故反約之功貴夫博學而詳說之也吏部侍郎宛平孫先生年八十矣好學不倦集

漢以來諸儒五經序義分為二十卷名曰五經翼給事中餘杭嚴公鏤板行之先生凡五致書命予為序予惟經學之不明非一日矣自漢迄唐各以意說散而無紀其弊至於背畔貴有以約之此宋儒傳注所為作也今則士守繩尺無事博稽至問以箋疏茫然自失則貴有以廣之先生是書所為述也當萬歷中周藩宗正灌甫藏書八萬餘卷至黃河水決遺籍盡亡初先生知祥符縣事時從其孫永之借鈔諸經義後又益以秘閣流傳

諸書故多世所未見者予不學未能發明五經之緼因述先生之老而好學無媿於古之致仕者以為當世法俾讀其書若見惇史且及其采輯所從來蓋歷數十年而始成洵匪易矣嚴公亦與予善其勤學下士相等事三老者必有五更告於先生者必及君子然則舍嚴公其誰也

授經圖序

六經大義至宋儒昌明之而始無遺憾學者守為章程

宜也不知絶續之際漢儒為難當日秦書既焚往聖遺言澌滅殆盡幸而去古未遠閒得之屋壁所藏女子所獻老生所口述然而僅矣迄學者代興遐搜博考或一人集衆是或數人成一經要其授受各有師承非若後人以意見為予奪也劉歆遺書博士謂孝宣時廣立經文義雖相反不嫌並設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旨哉斯言夾漈鄭氏乃云秦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絶於是有指斥漢儒跡其同異紛紜為詆訶所自起豈

知前型未墜盡信非也槪疑之亦非也六經之義如江河日月無所不該解之者惟其不背於經斯已爾而又何同馬夾漈之言過矣授經諸圖見於章氏考索明西亭宗正復加釐定并采諸儒言行列為小傳由是師友淵源燦如指掌自漢以後晨星相望專家雖不逮漢儒而亦多有纘承惜其未暇補入然傳注義疏序解辨問諸條犂然各具於圖之左方覽者因目以求其書則得矣是集黃徵君俞邰藏有善本龔主事蘅圃刊之白下

世之師心黨同薄前賢為不足法者庶幾知所返也然則漢儒洵有功於六經而為功於漢儒者二子又將與西亭並傳也夫

重刊玉篇序

小學之重於古久矣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敎之六書漢制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自凡將元尚滂喜諸篇均失其傳而爰歷博學為閭里書師所合入之倉頡篇中許慎據

以撰說文解字古本部分自一至亥者是已顧氏玉篇本諸許氏稍有升降損益迨唐上元之末處士孫强稍增多其字既而釋慧力撰象文道士趙利正撰解疑至宋陳彭年吳銳丘雍輩又重修之於是廣益者衆而玉篇非顧氏之舊矣予寓居吳下借得宋槧上元本於汲古閣張子顧三請開雕馬梨棗之材尺幅之度臨橅讐校之勤不舍晨暮弁取繫傳類篇汗簡佩觿手鑑諸書推源析流旁稽曲證逾年而後成書爰屬予序其本末

以子思之學奚小大之殊哉毋亦論其終始焉可也講
習文字於始窮理盡性官治民察要其終未有不識字
而能通天地人之故者宋儒持論以灑掃應對進退為
小學由是說文玉篇皆置不問今之免園冊子專考稽
於梅氏字彚張氏正字通所立部屬分其所不當分合
其所必不可合而小學放絶焉是豈形聲文字之末與
推而至於天地人之故或窒礙而不能通是學者之所
深憂也孫氏玉篇雖非顧氏之舊然去古未遠猶愈於

今之所行大廣益本玉篇復上元之舊而古之小學存焉矣

重刊廣韻序

聲韻之學盛於六代周顒以天子聖哲分四聲而學者言韻悉本沈約顧其書終莫有傳者今之廣韻源於陸法言切韻而長孫納言為之箋注者也其後諸家各有增加已非廣韻之舊然分韻二百有六部未之紊焉自平水劉淵淳祐中始幷為一百七韻於是合殷于文合

隱于吻合燬于閟盡乖唐人之官韻好異者又惑于婆羅門書取華嚴字母三十有六顛倒倫次逮洪武正韻出脣齒之不分清濁之莫辨雖以天子之尊行之不遠則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矣崑崙山顧處士炎武校廣韻力欲復古刋之淮陰第仍明内庫鏤板緣古本箋注多寡不齊中涓取而刪之略均其字數頗失作者之旨吳下張上舍𥻹三有憂之訪諸琴川毛氏得宋時鋟本證以藏書家所傳抄務合乎景德祥符而後已抑何其用

力之勤與嗟夫韻學之不講久矣近有嶺外妄男子偽撰沈約之書以眩于世信而不疑者有焉幸而廣韻僅存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吾故序之俾海内之言韻者必以是書為準

合刻集韻類篇序

六藝其五曰書書有六體比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聲成文謂之音保氏以書教國子大行人屬瞽史諭書名聽音聲六體形聲獨多左右下上外内審其

形而聲從焉國史六書著録次于經典唐宋小學恒與
太學並設分教弟子紹興中猶然淳熙以後更灑掃應
對進退之節爲小學徽國文公別撰書一編頒諸學官
功名之士習四子書罨通一經足以應舉開口代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言朝士取其辭爲諸生法式古
文奇字安所用之昌黎韓子有云凡爲文辭宜略識字
江都李氏亦云人讀書須是識字其亦不得已而言之
也與今夫聲音文字之學講之正非易易已五方之民

風土各異發于聲不能無偏輕土多利重土多濁北人詆南為鴃舌南人詆北為荒傖北人不識盱眙南人不識盩厔此限于方隅者也楚騷之音殊于風雅漢魏之音異于屈宋此易于時代者也書文既同而音之不一者統歸于一斯聲音文字必相輔以行而義始備也

聖天子文軌之盛包海内外野無遺賢終始典學香廚中簿之藏分授詞臣編摹會粹而通政司使巡視兩淮鹽課監察御史曹公奉

命編尋全唐詩歷五年所較舊本廣益三百餘篇錄諸

橐木用呈

乙覽復念詩之醇疵一本乎韻韻之乖合原于六書既錄玉篇廣韻又求集韻類篇善本讐勘雕印以行學詩者得而誦習之既免四羊三豕之失而音無奪倫紐分畛域注相引證庶乎取諸左右逢源矣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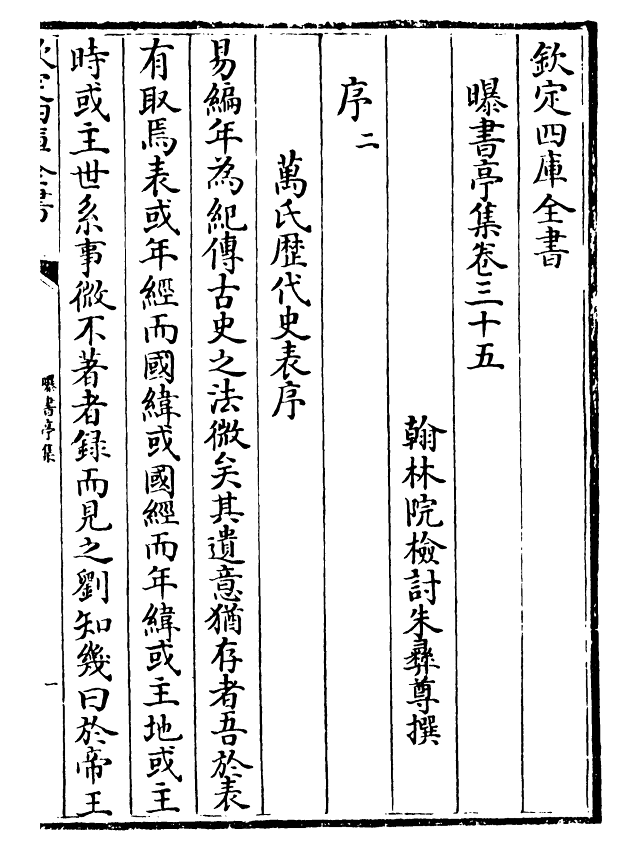
字鑑序

元至治間長洲李世英伯英受其父梅軒處士之旨以

六書假借難明于是就典籍中字同音異者正其字畫溯其原委緝類韻一書凡三十卷其從子文仲復緝字鑑五卷仍依韻編之予抄自古林曹氏嗟夫字學之不講久矣舉凡說文玉篇佩觿類篇諸書俱束之高閣習舉子業者專以梅氏之字彙張氏之正字通奉為兎園册飲流而忘其源齊其末而不揣夫本乖謬有難畢舉也已李氏之學遠引說文證以後代諸家之說其亦所謂元元本本者與遼金元字襍以國書字體轉益茫昧

其詩詞落韻有出于二百六部之外者茲編所道者古
信可傳也

曝書亭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曝書亭集卷三十五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序二

萬氏歷代史表序

易編年為紀傳古史之法微矣其遺意猶存者吾於表有取焉表或年經而國緯或國經而年緯或主地或主時或主世系事微不著者錄而見之劉知幾曰於帝王

則叙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孴而相排使讀者閲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乃又訕其煩費無用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豈篤論乎班固而後表多闕焉不作伏无忌黄景之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邊韶崔寔延篤之百官表作矣而不傳袁希之之漢表熊方之後漢表李燾之歷代宰相年表補前人之闕矣而未備成學之人欲覽其要不得未嘗勿憾焉鄞人萬斯同字季埜取歴代正史之未

著表者一一補之凡六十篇益以明史表一十三篇攬萬里於尺寸之内羅百世於方册之間其用心也勤其考稽也博俾覽者有快於心庶幾成學之助而無煩費無用之失者與昔之論史者每以漢書古今人表為非然韓祐續之猶見收於唐志劉季楚所編皆歷代正史所必不可闕者用以鏡當世之得失雖附諸史並須之學官奚不可也

五代史記注序

歐陽子五代史其初約尹師魯分撰既而不果師魯别撰五代春秋載河南集歐陽子諸帝紀實取其材葢心折其辭之簡而有法務削繁歸于要然司天職方二考之外舉凡禮樂兵刑職官食貨諸大政畧焉勿書即通鑑所載者史反闕之毋乃太簡也乎簡則必俟後人之注徐無黨寥寥數語於大義何補焉必若劉昭之釋續漢書裴松之之注三國志而後頒諸學官學者不可廢也子年三十即有志注是書引同里鍾廣漢為助廣漢

力任抄撮羣書几六載攷證十得四五俄而卒于都城逆旅檢其巾箱遺稾不復有也予從雲中轉容汾晉歷燕齊所經荒山廢縣殘碑破冢必摩抄其文響拓之攷其與史同異又薛氏舊史雖佚其文多采入冊府元龜太平御覽諸書兼之十國分裂識大識小有人自分編尋成書可與劉裴鼎足通籍以後討論明史是編置之笥中歸田視之則大半為壁魚穴鼠所齧無完紙矣撫躬自悼五十年心事付之永歎旃蒙作噩之歲過徐學

使章仲花谿別業方有事具注此書盡取傳是樓遺書博稽之補宋槧之闕文附三臣于死事踰五年而書成夫以予排纂五十年未就者徐君五年成之周見洽聞無有剩義信乎才力之攸殊相去什伯千萬也今而後五代之文獻庶其可徵矣夫歲在屠維赤奮若月在則余壬寅朔秀水朱彝尊序時年八十一

元史類編序

古者左史紀言右史紀事言為尚書事為春秋春秋編

年史之祖也自夏陽司馬氏易編年為紀傳扶風班氏繼之藏書著録目以正史或出一人之手或成一家之學陳壽范曄沈約蕭子顯魏收暨歐陽修新五代史記出於一人之手者也司馬談子遷班彪子固女昭姚察子思廉李德林子百藥李大師子延壽成於一家之學者也自唐之太宗詔廷臣一十七人以何法盛臧榮緒等一十八家晉史再加撰次稱制旨臨之既成題曰御撰自是國史遂成官書元之修宋遼金三史也集無識

無學之人俾司南董之職書之漫無體要理固然矣明
修元史先後三十史官類皆宿儒才彥且以宋濂王褘
充總裁宜其述作高於今古乃并三史之不若無他聲
名文物之不典而又迫之以速成故也嗚呼稱良史者
不其難哉元史類編者詹事府少詹事邵先生所論次
也先生之高祖諱經邦中正德辛巳進士以刑部主事
署員外郎建言獲罪暇著弘簡錄一編自唐迄宋以遼
金附載之於元未遑及也先生乃循其例續之去舊史

之重複鄙俚博徵信於載籍以為元之不足者文也入制誥于帝紀采著作于儒林補以熊禾等十六人傳而於文苑分經學文學藝學三科悉加甄録至于忠臣義士廣益良多惟十三志不存然分載于紀傳闕者以補晦者以明凡四十有二卷先生是書足以傳之不朽矣要之國史成於官局者未若一家之專先生用高曾之規矩損益三十史官之辭傳以華采益信一家之學非官局所能逮也先生名遠平字呂璜别字戒三仁和人

康熙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歴戸部郎出視江西學政升
光禄寺少卿以制科改授侍讀進學士充
日講官知起居注遷今官家居
天子南巡
御書蓬觀字以
賜乃自號蓬觀子秀水朱彛尊序
天發神讖碑文考序
祥符周雪客僑居江寧之汝南灣去覺宫甚邇歲在戊

午三月偕予詣尊經閣下觀吳時天發神讖碑石三段文字艱晦不可讀逾三年予以典鄉試再至江寧雪客語予合三段之石審其斷處聯貫讀之文義既從字亦可以意辨乃先列其文援据載記作天發神讖碑文考一卷是碑相傳為皇象書其文指為華覈所作蓋本張勃吳録而許嵩建康實錄注戚光集慶續志因之以覈嘗為東觀令而碑後有蘭臺東觀令字遂以實之也考覈為東觀令時犯顏數諫號稱直臣又其免官在天冊

元年覈既免官又素伉直必不復藉符瑞取媚然則碑之所云蘭臺東觀令别是一人未可遽信為覈之文矣文曰天璽元年泰泰泰當作泰其下盖有月字揚雄太玄經曰運諸泰政王莽候鉦文曰重五十泰斤咸書七為泰而吳興國山碑有云神女告徵表祥者世有泰與是碑先後建立則為七月無疑爾碑自元祐中轉運副使胡宗師移置漕臺後圃當時宜多拓本顧不見收於歐陽趙氏之録石之斷為三歷八百年而移移又五百年

無人能聯貫讀之者自雪客始其勤學好古洵人之所難能而物之顯晦殆亦各有其時焉

杜氏編珠補序

隋安陽令中山杜公瞻撰編珠四卷新舊唐書志經籍藝文無之至宋始著於録其書流傳特罕故晁氏郡齋讀書志趙氏附志陳氏書録解題均未之載而唐宋元羣書亦鮮有引之者是書予獲之中簿手抄以歸惜闕其半今詹事府詹事錢唐高君按其目補之先是刑部

尚書崐山徐公既序之以行而詹事復屬予為序予惟類書始南北朝當時文尚駢儷學者爭以洽聞周見相高如朱澹遠有語麗又有語對徐僧權有編略顧其書皆不傳論者遂以修文殿御覽為古今類書之首今亦亡之惟隋著作郎杜臺卿所撰玉燭寶典十二卷見於連江陳氏世善堂書目予嘗入閩訪陳後人已不復可得則類家當首公瞻是書宜詹事亟補之以傳而備藏家得之以為創獲也獨怪史稱隋禁七緯發使四出凡

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為吏所糾者至死而杜氏經進之書仍取括地象通卦驗援神契元命苞及尚書中候之文考永興虞氏書抄成於隋秘書省之北堂亦采及諸緯然則史固有不足盡信者與或當日所焚不過王明鏡閉房金雄等記而非緊畀之炎火斯乃乾鑿度禮含文嘉之得以至今存也公瞻為臺卿之兄子父曰開州刺史韰而膠州刺史彌者其祖也有子之松官起居舍人見隋書又有同心芙蓉詩載續玉臺新詠尚書序謂

無表著故具書之

顔魯公石柱記釋序

湖州石柱在宋初字已漫漶歐陽永叔謂筆畫竒偉非顔魯公不能書於是宋次道集魯公文刻於金石者編為十五卷則石柱記存焉孫莘老守湖州聚境内碑碣築墨妙亭貯之凡三十餘通記其一也所載山川陵墓廟宅旁及屏風竹帳雉尾扇顧唐設六縣而記遺其二或當日有之而次道編集時殘闕未可知爾余友鄭元

慶芷畦既輯府志成書又别釋石柱記一卷以行考證詳核廣見博聞洵不刋之書也墨妙亭之建蘇子瞻為作記而蔣燦書之一時詩人寄題踵至今其遺石以府治卑濕用填淤泥夫峴山之碑一沈江底尚冀其深谷為陵亭中諸碑未淪於水使有賢太守發而復樹之何難與莘老並傳又安見石柱之不可再覩乎

道傳録序

宋元以來言道學者必宗朱子朱子之學源于二程子

先二程子言學者為周子於是論者尊之謂直接孟子是為道統之正毋論漢唐諸儒不得在其列也即七十子親受學于孔子者亦不與焉故凡著書言道統者輒斷自周子始飲流或忘其源知末而不揣其本吾嘗未慊于中也且夫聖人之道著在六經是豈一師之所能囊括者與世之治舉業者以四書為先務視六經可緩以言詩易非朱子之傳義弗敢道也以言禮非朱子之家禮弗敢行也推是而言尚書言春秋非朱子所授則

朱子所與也道德之一莫逾此時矣然杜其聦明見者無仁智之殊論者少異同之辨習者莫有温故知新之義不能無敝焉顧科舉行之久矣言不合朱子率鳴鼓百面攻之又或弟子不善守其師說流入于釋老往往舍弟子不問盡歸其惡於師又不原其行已立朝濟世之大業必欲汙之以為快豈持論之平乎華亭張恒北山予中表弟也壯歲好游歷蘇門求孫徵君鍾元遺書謁耿詹事逸菴于嵩陽訪李中孚王無異二徵君于關

內質疑辨惑久之著道傳録若干卷始伏羲畫卦以及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微言將絶特書七十子之名
曁孟氏弟子下逮漢唐然後繼以濂洛關閩諸儒迄于
元明人各録其遺訓采其醇而去其疵審夫同而斥其
異所重者品不徇乎名所存者神不泥其迹足以見吾
道之大公而迥異夫要譽於熱官者之所為矣北山近
移家林屋儲書萬卷不汲汲于榮利蓋學焉而有守者
至於録周子而舍太極圖說録邵氏而不過信皇極經

世書尤見卓識予故序之有罪我者不復辨也

張氏定歷玉衡序

定歷玉衡者何新滕張爾巷氏歷書也歷無定也星有淩犯掩合勾巳月有朓側匿日有盈縮歲有差然數主于革而理存乎故求其故則百世可知千歲之日至可致理與數皆有定也其云玉衡何玉衡者正天之器也周官正歲年序事掌之太史馮相氏覲妖祥辨吉凶則保章氏眡祲司之故歷代之史律歷天文五行各有其

志自漢哀平之後緯候禨祥出於是歷術妖占混而爲一稽歷序者自詡前知受命之符爲世主所忌七緯既焚遂致私習天文有禁逮宋太平興國中詔天下知星者詣京師至者百餘人或誅或配海島由是言星占者絶朝之大夫士并諱歷法不學矣古之人龍見而雩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戒寒日北陸而藏冰莫不有候緊星之麗天武夫悍人以及東芻抱衾之女子皆能晰其形象今也居軫蓋之中三垣列宿躔次之不分天位淹速之

莫辨未通乎天地人而自名曰儒其亦小人儒也已簡菴氏恥之博綜歷法五十有六家正古今歷術之謬四十有四成書一十八卷既擇焉而精語焉而詳矣始稽之吳江王寅旭氏繼又往證之宣城梅定九氏凡西洋之言溺于數之中出于理之外傲人以所不知者弗受其惑焉班孟堅曰歷譜者聖人知命之術蓋昧者視爲器數之學明者知爲性命之原自昔習天文有禁而言歷者無禁也是書傳足以伸儒者之氣折泰西之口而

王氏梅氏為不孤矣簡菴名雍敬王氏名錫闡梅氏名文鼎皆有歷書

葬經廣義序

堪輿風水之說儒者多辨其非解之者曰霜降而鍾鳴山崩而鍾應木華於春栗芽於室氣機之感有然世之君子存其言而莫之廢也葢孝子之葬其親非直欲人之不得見而已必為之測量水脈候土驗氣以厚死者而安其魂魄焉故曰三月而葬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

爾矣古之葬者冢人營之墓大夫掌之相與辨其兆域
而為之圖將葬筮人執韇以告曰度兹幽宅兆基無有
後艱既井椁矣卜人共楚焞燋龜以告曰考降無有近
悔夫其致慎如是迨其後周禮既廢冢人墓大夫不司
其職則不得不取信于葬師之言其人既不學專以榮
利動人變亂他人之是非以營巳之利學士大夫未暇
深究其義鮮不惑焉至土溓水漬從而遷之其悔焉者
久矣嗚呼為人子者茍能審夫測量候驗之說比化者

魂魄得安雖未必興福于子孫庶葬焉而可以勿悔也記曰古之人何為而死其親乎夫魂魄既安矣邇者數十年遠者百年雖至累世之後其澤已斬其骨已枯而子孫之富貴利達者必推之祖宗兆域之蔭此誠孝子慈孫不忍死其親之義也則其言庸可廢乎葬經者相傳為郭景純所作傳世既久葬師欲秘其術慮人之共曉也遂以偽竄真故為熒惑其文俾讀者難定其指歸同里吳子周瑾有憂之由是集諸家之説旁證曲据為

廣義三卷其說祇以避禍不計求福庶無戾乎儒者之言既成將謀鏤刻行之予因樂為之序夫以葬師之所欲秘者布諸通邑大都凡為人子可一覽而得其測量候驗之法兆基考降始以無惑終以勿悔信夫言之不可廢世之居喪未葬者雖與喪禮並讀焉奚不可也

地理徑序

古之葬者兆基井椁稽其疑于筮人卜人已爾其後堪輿之說興惟葬師是信於是五音九星八山六秀三寳

之說青黄紫黒之囊銅玉之函一寸之金一粒之粟紛綸同異轉相師授又欲祕其術每移易其文以眩人之神智其說愈多其旨愈晦然則何以正之亦正之以儒者之言可矣晉之郭璞唐之吕才宋之蔡發明之劉基其言則儒者之言也吾惟儒者之言是信斯可以勿眩矣乎錢唐林遇岐宗試有司不利乃旁究堪輿家言心有所得本郭氏蔡氏之說而發明之著論若干篇目曰地理徑徑也者引人于步道直而可以共由者也世儒

曲謹之論恒以葬書為不足憑予曩者心亦疑之迨客游燕齊雲朔之閒遇地震者三其來也有氣其去也有聲山冢之或崩或否河流之或涸或涌有一震而止者有累月不止者然後悟地之有脈而撼龍撥沙放水之說為不可廢也歧宗之書顯而勿晦正而無詭庶幾無戾儒者之言此予之所深取爾

感應篇集注序

浮屠老氏之學雖戾于儒者之言至其自修之勤則一

也釋氏有因果之說道家亦有感應之篇然福善禍淫之原易書詩著之詳矣夫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本閔子馬之詞吉凶之報如影隨形同孔安國尚書傳若其自省之嚴涕唾不敢北向夜起不敢裸露以為明神居焉懼或殛之庶幾合乎君子慎獨之旨矣夫鬼神之為德莫備乎聖人之言自二氏之說興而言鬼者歸之釋氏言神者歸之老氏小人之為不善其畏人之心恒不勝其畏神鬼之心故以易書詩喻之彼謂迂闊而莫之

信易以二氏之說無不悚然共聽非真窮其義而樂其言無他信生于所畏也因其畏與信而導之則為力也易君子之於佛老惡其無用于世苟有以善天下之權無戾乎儒者之旨則未嘗無取焉求其同歸于善而已宛平劉先生宣人俾工刻感應篇集注以行先生儒者也其道德文章悉本聖人之訓獨勤勤斯編示人夫亦謂老氏之徒其自修之功猶嚴且慎若是為君子儒者宜何如焉是則先生用意之微予遂不揆檮昧而序之

也

葛氏印譜序

印信不始於秦也周官掌節掌守邦節貨賄用璽節凡通貨賄司市以璽節出入之鄭司農曰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賈公彦謂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内有書蓋其初僅用以通商旅然魯公璽書見左氏春秋傳沿至戰國吏三百石上皆佩之衛宏稱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唯其所好則匪直官印不始於秦也迨

於漢夫人得有私印大約刻玉者十一冶金者十有九後人易之以石𥔵以象犀硨磲琥珀水晶之屬好奇者或以鐘鼎古文施之秦漢之法漸廢官印之體屢糾其文不必盡合乎古其用也止以調遣文書杜姦萌而已不可施于翰墨迨時易代遷即王公將帥所綰之章得其文者或未注視至布衣稽古之士圖書鑒賞一有私記輒摩挲鈎畫以之定往哲之偽真世固有朝廷馭爵之權反有時不及布衣稽古之士足信諸百世而下者

私印其一矣然不得其人往往昧六書之義混大小二篆為一易為識者所訕笑其或徒攻乎石藝雖至不能傳之永久則稽古者又無取焉嗚呼私印之重得其人之難若是吒予見葛氏之譜凡攻乎堅者益工深合夫秦漢之法獨有會于心而序之也葛氏名起字振千一字南廬松江華亭人

丁氏印譜序

琱戈鉤帶鼎彝壺尊敦卣鬲甗之銘韶鐘窖磬鉦鐸鈁

甬之款識巧者或偽為以眩世至古印之傳於今則作
偽者意慮所不及為之亦終不似蓋其緐簡相參布置
不紊神存模畫之外斯好古之士尚焉宋則晁克一王
球顔叔夏姜夔王厚之元則吾丘衍趙孟頫各著有譜
録惜乎志經籍者略而勿道也刑部江西司主事丁君
介祉工繆篆集古大小官私印葢以時人所刻其材則
玉五色金三品象之牙犀兕之角硨磲瑪瑙水精琥珀
青田稷下里之石饒建之瓷其紐則有索有槖有瓦有

亭有龜有螭有虺有兎有橐駝師子辟邪其文有朱有白有籀有隸悉羅而致之歐陽子稱物常聚於所好不信然歟今之摹印者不明六書之源至以蟲魚科斗之文襍之大小篆由其所見者寡宜為有識所騰笑也君博通六書名其居曰夢篆嗜乎古不遺乎今並垂焉以為法式觀是譜者既可識古今升降之故而所擇之精又以信君之善學已

韞光樓印譜序

竹垞主人謫官居燕荏苒六年厭灰埃之蓬勃而轅馬之喧闐殘暑退矣秋風泠然思循西山之麓躋乎北山之巔或告之曰西山之西北山之北幽陵之界山鬼所宅子何為入其域乎其嶺鬱律其谷峆岈寒莫寒兮白瀑峻莫峻兮青華牛鬬于潭虎嗥于坡奇狸野干青鶴紅鵝豪豬之箭冠雉之罔一夫入山能不懾邪主人於是彷徨彳亍自晦及朔馬釋其銜車柅其軸鄰有許子實夫曁胡君翽羽並過主人出韞光樓印譜泥用丹砂

石以花乳秦章漢璽靡法不有主人覩之喜而亡愠笑而至矪而曰我思仙公葛洪有訓古之人入山佩黄神越章之印其文一百二十其廣四寸去之百步猛獸莫近吾將以子一卷之書載諸棧車南涉蘆菰北躡軍都卧以為枕行以為符又何必三皇之文五岳之圖也哉八月初吉書以為序乃裹糗糧出郭門去

江村銷夏録序

昔之善讀書者匪直晰其文義音釋而已其於簡策之

尺寸必詳馬鄭康成曰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馬服虔傳春秋稱古文篆書一簡八字而說書者謂每行一十三字括蒼鮑氏以之定正武成諸暨胡氏以之定正洪範予嘗至太學摩挱石鼓文驗其行數据以駁成都楊氏之作偽因是而思漢儒訂詁之學有未可盡非者爾評書畫者衆矣廣川董氏病其冗長其餘又嫌太畧宣和書畫僅譜其人及所藏之目南渡館閣之儲於金銅玉

石悉識其尺寸而於書畫無之盖昔人心思或有未及必俟後賢而始大備也錢唐高詹事退居柘湖撰江村銷夏録三卷於古人書畫真蹟為卷為軸為箋為絹必謹識其尺度廣狹斷續及印記之多寡跋尾之先後而間以巳意折衷甄綜之評書畫者至此而大備焉今之作偽者未嘗不倣尺度為之然或割裂跋尾印記移真者附于偽而以偽者褫于真自詹事之書出稍損益之不可雖有大駔鉅狡伎將安施哉詹事曩在

內庭久
御府圖書資以鑒賞者歴歴猶能記憶而不著於録或疑不言温樹之義然宋之米友仁元之柯敬仲皆嘗奉詔旨題書畫每言之不敢詳此詹事第於退居之暇先以江村所見録之書成於康熙三十二年六月故以銷夏名編予以是年九月作序印行之須實藉以為負暄之助焉

日下舊聞序

今之京師范鎮以為地博大以爽塏繩直砥平梁襄則謂北倚山險南壓區夏王業根本京都之選首㝵自軒轅氏邑於涿鹿之阿周以薊封其後北燕都之慕容燕又都之迨至遼曰南京金曰中都元曰大都明曰北京皇朝因之以統萬國宫殿井邑之繁麗倉廩府庫之充實詩所云四方之極者也考唐之幽州其址半在新城之西金展其南元拓其東北洎徐武寧定北平毀故都城縮而小之以昊天憫忠延壽竹林仙露諸寺皆限於

城外則其所毀不獨光熙安貞二門而已及嘉靖築新城之數寺者復圍於郭內而梁園以左南極於魏村東至於神木之廠則又曩郊外之地也若夫元之宮闕以地度之當在今安定門北明初即南城故宮以建燕邸而非因大都之舊蓋宮室城市基几數易至琳宮梵舍之建置沿其舊者十一更額者十九故老淪亡遺書散佚歷年愈久陳跡愈不可得而尋矣彝尊謫居無事捃拾載籍及金石遺文會粹之分一十三門曰星土曰世

紀曰形勝曰宫室曰城市曰郊坰曰京畿曰僑治曰邊障曰戸版曰風俗曰物産曰襍綴而以石鼔考終焉合四十有二卷刑部尚書崑山徐公見之謂其可傳乃捐貲俾鋟木計草創於丙寅之夏録成於丁夘之秋開雕於冬迄戊辰九月而竣中閒滲漏隨覽隨悔復命兒子昆田以剩義補其闕遺附於各卷之末所抄羣書凡千四百餘種慮觀者莫究其始必分注於下非以侈摭采之博也昔衛正叔嘗纂禮記集說矣其言病世儒勦取

前人之說以為已出而曰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已予此編惟恐不出於人彝尊不敏竊取正叔之義至旁及稗官小說百家二氏之書或有未足盡信者世之君子毋以擇焉不精罪我斯幸矣

曝書亭著録序

先太傅賜書乙酉兵後罕有存者予年十七從婦翁避地六遷而安度先生九遷乃定居梅會里家具率一艘研北蕭然無書可讀及游嶺表歸閩豫章書肆買得五

箱藏之滿一櫝既而客永嘉時方起明書之獄凡涉明季事者爭相焚棄比還問曩所儲書則并櫝亡之矣其後留江都者一年始稍稍收集遇故人項氏子稱有萬卷樓殘帙畀以二十金購之時曹侍郎潔躬徐尚書原一皆就予傳抄予所好愈篤凡束修之入悉以買書及通籍借抄于史館者有之借抄于宛平孫氏無錫秦氏崑山徐氏晉江黃氏錢唐龔氏者有之主鄉試而南還里門合計先後所得約三萬卷先人之手澤或有存焉

者歸田之後續收四萬餘卷又上海李君贈二千五百卷於是擁書八萬卷足以豪矣顧其閒有借失者有竊去者有殘闕者昔之所有俄而亡之其存者皆予覯其大畧者也子子昆田亦能讀之杼柚之屢空庖爨之不給而哦誦之聲恒徹于戶外蠹字之魚銜薑之鼠漫畫之鳥不足喻其癖也蓋將以娛吾老焉嗚呼今吾子夭死矣讀吾書者誰與夫物不能以久聚聚者必散物之理也吾之書終歸不知何人之手或什襲珍之或土苴

視之書之幸不幸則吾不得而前知矣池南有亭曰曝書既曝而藏諸因著于録録凡八卷分八門焉曰經曰藝曰史曰志曰子曰集曰類曰說康熙三十八年涂月竹垞老人序

永嘉朱氏紀年備遺序

永嘉先生者宋平陽布衣朱黼文昭也陳君舉講學東甌文昭年相差次首著録門下又與葉正則定交二公出仕文昭奉母楊躬耕南雁蕩山君舉謂其屢舉不第

而業益修謝客深居而士益附續史家之緒論撰不休
正則美其有賢母教以篇章書成百卷又言其獨釣孤
耘蛋浦蠻村蓋遯世之士也所著紀年備遺百卷正則
作序謂其本通鑑稽古録而以吕雉王莽曹丕武曌朱
温皆削去紀年義理所會無偏駁之說斯長于識者已
今之存者特三國六朝五代偏安本末二十八卷目録
四卷開禧丁卯錦溪吳奐然景仲序之非足本也當日
文昭母楊年八十有六而終實教之筆削見正則挽詩

此形管所當特書者而府縣志不書于是乎書

熊氏後漢書年表序

范氏後漢書無志梁劉昭序司馬彪續漢書八志注之無表宋熊方補之方之經進表畧曰明爻象彖之原乃可學易識風雅頌之旨始與言詩總之必有宗主之各有體惜東京之再造痛信史之未成范曄之志雖精俄乘素志劉昭之業未廣不及表年懼僞閏之不分嗟正朔之無統譬為山而或虧一簣效煉石而欲補高天人

異志同世殊事合求義例于班固不減前篇較興廢于西京豈慚後作史冊既詳綱目漢功益更昭明臣謹集補後漢年表十卷隨表投進十卷者同姓王侯表二異姓諸侯表六百官表分上下各二列銜稱右廸功郎前權澧州司戶參軍表外兼有序狀蓋思陵朝所進也予嘗憾南北國子監本范史于本紀後襍以司馬氏八志覩者不察誤以為即范氏史每著書引證輒指為後漢志云云是何異以李丙張甲之性情寄王乙趙丁之軀

體乎故嘗持論謂宜雕范史于前而以司馬志附其後并以熊氏年表附之庶成一代完書世之學者且以吾言為迂闊而莫之行也

長安志圖序

宋敏求撰長安志舊有圖勒之碑呂待制大防跋其尾秦人取以附録于志謂之長安故圖其後亡之夫欲周知郡縣廣輪之數晣其離合莫圖若矣周公宅洛伻來以圖其建官也掌以司險職方氏而大司徒實總之漢

高入關鄧侯先收圖籍東京乃設司空輿地圖三輔宮觀陵廟明堂辟雍郊畤苑囿撰黃圖以著其目晉之洛城隋之諸州咸有圖經又統撰區宇圖地馬融之言曰東西為廣南北為輪王制東西兩遙一近南北兩近一遙蓋舍圖無以準其數也元至正初東明李好文官陜西行臺侍御史補繪二十有二分為三卷於是神皐京輦城郭市井溝渠屈曲面勢一一可以指識讀斂求之志者必合是編並觀而古人之迹庶幾得其十九也已

好文字惟中官至翰林學士承旨預修宋遼金史又撰

大常集禮端本堂經訓大寳龜鑑元史有傳

曝書亭集卷三十五